

一池清凉度炎热

孙建华

夏天,一年一度的小区露天泳池如期而开,我如约而至。晚上和清晰见底的池水来个亲密接触,悠哉游哉一小时,成了我的每日一课。

下午的一场雷阵雨让气温降低好几度,夏天的微风带着湿润的凉气吹在身上凉爽极了,不过一整天坐在电脑前,颈椎、关节什么的都僵硬着,还是去泳池放松一下吧,于是晚餐后照常走向泳池。这天游泳的人极少,真心喜悦,让我游得淋漓舒畅。

因为人少发挥得比平时要好些,游到对面稍事休息,又一鼓作气游回池畔。耳边忽闻掌声响起,不会吧,这掌声送给我的?我的泳姿用宁波话来说叫“狗爬式”,现在略好些,改游蛙式,稍微能入旁观者的眼帘,速度则更不敢让人恭维。抬头四顾,几个女生微笑着正在为我鼓掌,池边女生的母亲同样热情地拍手致意。女孩们说,阿姨,游得真好!听了称赞,我美滋滋的颇有些得意,话匣子也打开了。我说,你们好幸福哎!以前父母不会舍得让我们请个教练学习游泳,花钱让我们去游泳池,已经好过一般普通的家庭。我的同龄人大多不会游泳,些许会的也是在江河里学会游泳的,几乎都是无师自通,姿势也不规范,那些游得较好的,是悟性高的和肯努力的人,像我笨拙的又比较偷懒的也只能是“狗爬式”的蜗牛速度了。那会儿,在泳池的扑腾笑闹中,不经意间学会了让身体浮起来,学会了胡乱划几下,往往游几米站起来歇一歇,充其量只是嬉水而言。

我的记忆中,宁波只有两个游泳池,一个在战船街即现在的和义大道,另一个称为大桥游泳池,我们通常去离家较近的那个。夏天,放学后和姐姐一起赶到战船

街的游泳池,三分钱的门票,可以游上一个小时,超时则另补钱。如果需要泳衣,也可租借,好像也没几分钱。感谢妈妈给我们姐妹各买了一件泳衣。

泳池里游泳的人多得如同下饺子,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游泳嬉水的热情以及另外的贪图——游泳结束来上一份冷饮。位于开明街口的人民浴室是回家必经之地,夏天,浴室改为冷饮店,卖冰淇淋、西谷米、地栗糕和酸梅汤等冷饮,我们会进去点两份,坐下来慢慢享用,那凉丝丝甜蜜蜜的味道至今记忆犹新。特别是地栗糕(类似于木莲冻),晶莹剔透,像豆腐一样躺在白色的圆瓷小盘上,边上放一只精致的莲子羹,看着就止不住地咽口水。一勺地栗糕入口,顿时满嘴的薄荷香味和清凉甜蜜,糯糯的甜甜的凉凉的入口即溶的味道,简直是人间美食。有时,还会点上一碟冰淇淋,将地栗糕放入冰淇淋里拌一下,呀!好吃得无法形容。细思之,其实它不过是一样很平常的吃食,只是转眼间难觅踪影,就像那回不去的时光,再也找不回人民浴室这个店,找不到地栗糕那样的冷饮,找不到那种清爽甜美的口味,就像找不回回来的、流逝的青春岁月。每当想起那莹莹颤动、通体透明的地栗糕,那甜糯凉爽的味道仿佛还依稀残留在唇齿间。

“阿姨,学会游泳难吗?”女生的一语惊醒了我,呵呵,飘逸的思绪又跑调了。“对于从来没学过的人来说,是不难的。只要你们认真跟着教练学习正确的游泳姿势,速度也不是问题。”我在为女生打气鼓劲,边上的那个妈妈也频频点头赞同。

而今人们要学习游泳非常方便,有许多培训机构



和游泳教练,家庭的经济条件也允许了。想游泳更是简便,随处都有游泳池,有宾馆酒店的泳池、有游泳俱乐部、有健身中心等等,甚至大一些的小区内也有。许多室内的泳池,常年恒温,一年四季都能游泳。不过我依旧喜欢传统的游泳季节和场所,在火热的夏季,在露天的游泳池中畅游。日光照耀过的池水带着丝丝的温暖,浸沉在水里又是那么的清新舒服、凉爽宜人,一天的疲劳随之消失、全身紧绷的经脉在游泳中徐徐地舒展。

喜欢游泳,喜欢呆在露天的泳池,一泓清池淹没了炎热的煎熬。傍晚,看着天空从浅浅的蔚蓝变成灰色的深蓝、暗色的黑蓝然后一片黛色,在渐渐加深的夜色里,或数着天上的星星,或遥望皎洁的月色。周围柔和朦胧的灯光散发出光晕,像多彩的花环点缀装靓了泳池。在如诗的画面中,聆听着嬉水玩耍的朗朗笑声,欣赏着五彩缤纷的泳衣在水中不同的泳姿,多么美妙的景象。我如鱼得水乐在其中,时而缓缓从容地游动,时而静心安详地呆坐。游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消暑方法,健身亦给人愉悦。有一池清凉陪伴,这个夏天不炎热。

总第 5689 期 本版摄影 李英焕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风景这边独好

明亚



出小区大门,步行五分钟,进了地铁站。首次乘坐宁波地铁,感觉车厢清爽,坐位舒适,出行便捷,从城西到城东才用了二十分钟。

迈进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,满眼皆是画。全国各省市的画室、画廊、艺苑、书轩的艺术作品都在各自的展示室中或张贴,或悬挂,或铺摆,令人目不暇接。一间挨一间的展示室,连成一排又一排,把偌大的场馆挤得满满的。展示室的桌上铺有毡垫,有的摆着文房四宝,有的放着书画资料。坐在桌后的主人温文尔雅,你若相问,他必作答;你若称赞,他必道谢。

那几天,那里正在举办2014首届中国宁波文化艺术博览会,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济济一堂,不乏有人当场泼墨作画,挥毫书写。那画者,专注,细腻,落笔成

画;那书者,从容,优雅,一挥而就。

且行且观赏。

但见一位中等个头,红褂黑裤,头发拢在脑后结成一束的书法家,正立于桌前用右手拇指在宣纸上写字。桌上放着小半碗墨汁,他将拇指伸进碗内一蘸就写,再蘸,再写,片刻工夫就写就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: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,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。”条幅上的字如行云流水,围观者啧啧称奇。试想毛笔有笔锋可运用,而大拇指光秃秃的,怎能写出汉字的诸多笔画?再看此幅作品,点横饱满,撇捺舒展,竖折弯钩模样流畅,飞白恰到好处。此墨宝若非亲眼所见,我绝对不会相信是用大拇指写成的。有人问,您练了多少年才有这样成就?答曰,四十年。无独有偶,离此数十步,一女子也会手指写字,与之区别的,她是用小手指在写毛泽东诗词,字体灵动而秀气。第一次亲眼目睹手指书法,惊奇之余,我更多的是赞叹与敬佩。

往前左转,一面墙上有一张罕见的地图,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旁边仔仔细细地摆弄整理。我兴致勃勃地观看,凡是全国省、市、县的地名全都按上了一枚枚小方印,字迹清晰,颜色红艳艳的。原来老先生钟爱石刻艺术,他们夫妇随,潜心创作了这幅用印章标注的中国地图。

徜徉在“艺术展”中,我领略着国画的清丽雅致,欣赏着油画的丰富多彩。那高雅的格调,那大气的写意,那精细的工笔,赋于纸上山水以神韵,赋于壁上花鸟以灵气,赋于画中仕女如诗如仙。在“山水”、“花鸟”、“人物”里漫步,人随画走,心随云飞,才看尽大东北的皑皑

雪景,又分享绿江南的满园春色;才见识好山、好水、好人家,又饱览美玉、美瓷、美扇面。这真是一场美好的艺术盛宴啊,让我在品味纯粹、梦幻、创意之时,感知到聪慧、亲切与灵性。

兜兜转转,来到“九州”,我驻足不前了。何以?被一幅笔墨苍浑的国画吸引。这是一张三尺多的大横幅,张九州画的。纸中央一张古琴横放。琴前,数枚水仙鳞茎错落有致;琴后,是娴静的莲。荷叶已不复初夏时的圆,荷花开过处,倒圆锥形的莲蓬安然地孕育着莲子。肥大而长的地下茎裸露着,深深浅浅的墨色点染藕孔和藕节,那藕栩栩如生,越发显得白嫩。余下都是空空的。

画中无人弄琴。但是,此地无人胜有人,此处无声胜有声。那画面雅趣盎然,我似乎看到了高山流水,似乎闻到徐徐清香,似乎听到袅袅琴韵。可我于国画、油画、版画都是门外汉,所说的外行话,不免为画家取笑。

而且,刚才与画一谋面,我错将水仙鳞茎认作大蒜头。一时想不通蒜头与古琴有何关联?便站在那里兀自琢磨来琢磨去,仍不知所以然。侧身问夫君,画上为啥有蒜头呢?夫君说,不,这应该是水仙花的鳞茎。一语点醒,想那水仙花是何等清雅之物?而莲不蔓不枝,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那,这琴端的是知音琴了。由此,画之意境能猜出个大概来。

听到我们的对话,坐在旁边的九州先生主动搭话,他温和地笑着说,是的,是水仙。此刻,心中好生温暖。继而,逐幅细读他的画,竟幅幅有千秋,与众不同,非常之喜欢。

尺幅万里,人在艺海天地宽。

江南六月,风景这边独好,我乐而忘返。



永均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63

的确,普京上台后的几年里,全世界无不以敬畏的眼光注视着他。他不顾西方的压力,坚持武力打击车臣叛乱;他建议重新沿用苏联时代的国歌,作为俄罗斯正式国歌的旋律;他公开承担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的责任,得到民众的谅解。另外,在科索沃、阿富汗等问题上,普京也有不俗的表现。所有这些,都使普京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极佳的形象,甚至成了许多俄罗斯女性的梦中情人,那首《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》的歌曲,一度红遍了俄罗斯。

那次采访,我首先问的是规定题目: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意义。轮到第二个问题时,我主动伸手示意新华社的首席记者提问。这两个问题,普京看上去一点也没被调动,完全不兴奋。我意识到,如果照此下去,普京最多再回答两三个问题就会走人了。按照事先约定,第三个问题我应该问他,有关中俄经贸的前景,但经验告诉我,必须马上改变谈话方式,于是临时

决定,用拍马屁式的问题,“挑逗”他一下。

我问道:“您在竞选时,曾发誓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应有的生活,您也表示国内发展的目标要高于国外的目标,俄罗斯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?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改善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人在俄的投资环境?”这个问题有两个背景:第一,普京特喜欢对人说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好日子,有人重复这句话他会更高兴;第二,近来,全世界都在抱怨俄罗斯投资环境恶劣,就在一个多月前,住在一家饭店的50多个中国商人,被俄罗斯警察洗劫一空,曾引发了两国之间关于投资环境的一场“恶战”。

普京显然被这枚“糖衣炮弹”击中了,语速明显加快,一直放在桌子底下的手,也拿了上来。形势如此之好,没得说,继续“挑逗”。等他话音刚落,我又问他,别人说您一脸严肃,是“黑匣子”,而且很铁腕,您同意吗?总统先生又是一通手舞足蹈,激情澎湃。

眼看时机成熟,我决定让他好好美一下。“总统先生,听说您的办公室里,挂着一幅彼得大帝画像。俄罗斯历史上有不少时代令人印象深刻,也影响广泛,比如,彼得大帝时代、叶卡捷琳娜时代、亚历山大时代,当然还有苏联时代,您个人更加喜欢哪个时代?”

翻译一边翻着,我一边注意普京的表情变化,那

一脸的灿烂啊,得意啊。要知道,普京最崇拜的人就是彼得大帝,也最喜欢人们把他看作是当今拯救俄罗斯的彼得大帝。这下局面彻底打开了。之后,除了我实在不忍心,也让俄罗斯电视台那个女记者问了一个问题外,一直是我和普京的天下。没办法,聊得投机,聊得愉快。什么中国饭菜啊、欧洲理念啊、中国地位啊,一个接一个,一口气问了十几个问题。

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了。一旁的总统府新闻局长站起来又坐下,坐下又站起来,无数次想宣布结束,可又不敢打断普京的话茬。最后没辙,凑到翻译耳边,嘀咕一番。翻译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两个字:结束。

想结束?我还意犹未尽呢。再说,只要普京高兴,他手下的人也没辙,我立刻使出了采访杀手锏:“总统先生,您的访华备受中国民众关注,我们中央电视台对这次采访也高度重视,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飞机,今天又苦等了您三个小时,是否能够允许我们再问两个问题?”

普京的答复让全场人开怀大笑,当然除了那位一脸苦相的局长。他幽默大方地说:“你们想问多少就问多少吧,不过,要是全体中国人每人再问一个,那我可受不了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丽芬